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六十二目錄

江西臨江府

彭綱　孫治
陳陽　符觀
涂禎　樂頀
張芹　吳逵
敖鯤
補遺
徐敬　劉漸
謝子襄　彭烈
陳遵毅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十二

江西臨江府

金　固

金固字守正臨江府新淦人家世業儒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稍長出就外傅日誦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未嘗經意而語皆不凡時屹然有巨志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嘗潛置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遂究心於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皆以治易為學者所宗固往質所業兩先生皆志

年與之交其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周程朱張
吾師也洪武中郡太守聘為學訓導慨師道不振學
者日趨於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而身率先之
於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為之開諭反覆詳
明居常戒以敦本務實崇正學為正人無徒苟事文
藝為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諸生
翕然嚮服退而相率遵承其教有過更相責善惟恐
其聞之固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為
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蓄洪武乙巳五月留
郡庠顧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

醫藥不飲曰命矣時長子幼孜從學二百里外獨
行待側固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事
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
神主付諸生使授幼孜晚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
卒春秋五十七所著詩文有湄湘稿若干卷藏於家

曾　　棨

曾棨字得之新淦縣人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勿
遺禮部簡正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及齒稍
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
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

勁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擷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理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詞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盧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乃負笈從之浙益克拓其所未至痞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慨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何讓古人哉年甫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

義理密如蠶絲牛毛尤愛吳文正公澄之書無大無小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召里中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洪武二年詔纂修元史遣使者起於家𢹂博採叅訂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　太祖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𢹂者共堅留之議禮

之家有如聚訟魯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乃歷舉傳記荅之各心醉而去俄遷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魯索其文觀之使者勒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魯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邪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魯曰前王陳日熞爾今纂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

使者不敢諱蓋曰熞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簒其位中心懷恩故托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叱之曰島夷何狡猾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邪對曰不過主事耳卽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會儒臣草詔歸其俘魯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覩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猶

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甘露降鍾山
羣臣咸見諸咏歌乃獨誤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
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魯獨曰此
曾魯作邪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
十有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中書以聞　上惻然
許之十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謂次子圭曰吾命止
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
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
孫之成立也即趣觚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潭遂
歛衽而逝魯蓄德煕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

戚之色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而三兄諸姪相繼捐館抆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慨生平輕財仗義喜周人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常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爲不平而魯亦澹如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脫藁嘗修元史時宋濂實爲總裁相知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輾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常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

指魯與濂也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年五十四歲

張九韶

張九韶字美和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即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爲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

高皇帝親爲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已行仁爲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

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

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

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

沃朕心奈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

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

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

著書故　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

考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梁寅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徽士世業農家貧能自力于學

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爲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巳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金帛將授官寅以老病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相與稱爲梁五經洪武二十三年八十二歲卒所註有周易叅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

門集行于世

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縣人父伯尚洪武初任起居注以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州同知調汀州鎮安二府通判卒於官子寧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竹庄命賦水竹居歌即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後必爲名臣吾當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對　大廷極言　朝廷今日用人狥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

過而遽戮之因力疏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　太祖嘉之擢置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滿三載丁母憂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闋仍除修撰　建文帝用廷薦立拜吏部左侍郎子寧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革除三年辛巳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爲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子寧初調都御史四年靖難師起日夕畫策防禦曹國公李景隆奉　命出師至北方　通欵藩府貢國喪師謀秘未露子寧一日於朝班　執景隆陛

前數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　命出
師　朝廷何負於汝汝乃敢謀叛姦邪不忠請速加
誅　建文帝不聽子寧叩頭大呼曰賣陛下者必此
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上不樂罷朝
北師渡淮廷中倉皇失措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
王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
下廷臣齊黄輩怒詬兩人子寧從旁沮之曰國事至
此吾與公輩罪不可逃尚怒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耳詬者愧而止　成廟卽位李景
隆於　上前必欲殺之詔治奸黨子寧不屈極詆

上不忠孝遂族誅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旣官中朝恒爲鄉人所持心懷憂懼以告學士胡廣楊榮二人秉間爲　上言之　上忻然曰使練子寧今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耶卽日下令禁止後同知王佐傳其遺文一帙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名記焉

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縣人自幼嗜學問從前進士聶鉉受春秋得其微旨未第時與同邑練子寧俱

時名華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會 文廟正位遂改翰林院檢討簡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日講經史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永樂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諸峰奇絕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凡駐蹕之處 上即指其山川形勝阨塞守險之方且曰爾等記之東還南京陞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

年冬還北京　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充總裁官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階奉議大夫賜織金襲衣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天宥茲寇乎幼孜請班師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即命草詔回鑾次長樂鎮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也次清平鎮　上宴羣臣命內

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湎之失也朕嗣洪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内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記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既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歛皆楊榮與幼孜據禮行之既楊榮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諮幼孜而行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尋與内制賜之銀章一日繩愆糾繆是歲持節册梁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

夫三倅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　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悉見賦咏所過兵民休戚事竣上封事　上嘉納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織金襲衣及金綺馬三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爲庶吉士十月壬午扈從巡邊度鷄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繇建也　上曰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

下繫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六年遘疾屬纊子姪
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壽
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爲人簡易沉默溫裕有
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旣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
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憊者　太宗知之以問幼孜
直對宜遂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僚能讓於
人泚愛無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
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酧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
之書兼工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初陞
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

菴所著有北征錄

黎恬

黎恬登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時因災異上言歷詆大臣權要側目出知南寧州用薦擢爲春坊右諭德預修宣廟實錄進講經筵以展墓歸卒所著有觀過稿

謝亥　陳永年

謝亥字子褱以字行新淦人始以才薦授浙江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小民興學校初郡多虎及旱蝗爲災

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嘗有盜入
庫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
入室卷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
其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
訴者遣人問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小校吳米逃山
谷時鳩衆出爲民患已數歲矣朝廷聞之發官軍二
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
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子襄性簡
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同
時有陳永年者與子襄同邑里由戶科給事中爲福

延惠安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蝝傷稼一夕可數十
畝永年仰天嘆曰政乖致異令之咎也民何辜餓有
羣烏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以大稔改處州遂
昌知縣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習經

習經字嘉言新喻人永樂丁酉以書經中湖廣鄉試
明年登進士第當是時　太宗皇帝方崇文治詔選
翰林庶吉士績學中秘以待用一時在選者十五人
未幾預修天下郡志越二歲雲南守臣進黃鸚鵡制
試庶吉士詩賦中者僅六人皆授職言中前列授編

修預修通鑑直解宣德丙午修　太宗　仁宗實錄
及君臣故事丁父憂去起復陞修撰正統初預修
宣宗實錄直講經筵實錄成陞侍讀以母憂去起復
適甲子夏旱奉命祀泰山將事虔恭甫畢大雨沾足
有司爲勒石紀其事乙丑考禮部會試丁卯考京闈
鄉試人服其公　憲宗即位陞太常少卿壬申夏五
月　皇太子正位東宮陞詹事府詹事以疾卒于官
年六十五雅負經濟嘗陳六事一曰奉天道欲人君
懷敬懼以勤政務二曰崇人道欲敦孝弟以廣親愛
三曰隆君德欲開經筵備講論之益四曰重臣道欲

親商確審可否之宜五曰簡文職欲嚴選舉慎考課之典六曰修武事欲選將帥明戰守之術

吳　揚

吳揚新淦人生有美質比長肆業大學與天下士交游學業日新經傳子史不事記誦而頴悟過人爲文章辭必巳出不蹈襲前人領京薦聨第名前列　仁宗皇帝以儲貳監國召前列者十人見喜曰皆年少奇才也在刑部所司訟牒特繁夥揚明敏果斷且宅心平恕人無寃抑他司有疑獄移揚鞫之輒一言決大爲秋官卿所器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誚復欲爲進

士邪曰學豈間於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術爲此
耳及陟方岳一以承流宣化爲已任先德政而後刑
罰設施不亟不徐大利害必具以聞而罷行之嶺海
之間時和物阜怗然寧謐焉　朝廷嘗慮嶺南水旱
勑楊處置揚奉　上德意問民疾苦恤窮困理冤抑
勸農桑興學校召父老語以孝弟忠信之道有能捐
粟千石者如詔旌異蠲其徭役於是民爭出私儲而
官廩皆充溢其撫蠻徭觀風使以揚方在海南而屬
之右布政使彭遠遠年老矣揚還即促裝戒行曰水
隘崎嶇瘴毒尤甚豈老者所堪遇同僚之恩如此揚

不避艱險至則呼徭首語以禍福卒靡然從化丈喪不得歸終不慴以至於卒一日少師石首楊公退朝引楊訪以大才楊謙讓未有知强之遂以其數人對少師視筆之冊未幾皆不次擢用秋官貳卿楊公寧善品量人物或以楊問曰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廊廟器也其陞方伯以少師建安楊公之薦陞辭適少師楊公祭掃還昌言於朝曰吳其勤慎富才識宜留內用豈可外補楊歷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訓所綜理楊友愛尤篤子姓有營私者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

一錢尺帛汝曹生豢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營私而婦言之惑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一家大小百餘口同居共爨無間言鄉邦稱之

何衷

何衷新淦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爲人沈毅不阿蜀有守臣不職奉　命往訊之賂千金拒不納竟寘於法中都留守嘗殺人數多累官按之不能決衷往治即伏辜尋陞大理寺寺丞卒于官所著有靜齋藁祀于鄉祠

周謨

周謨新淦人爲庠生時嘗推廩以遜其友天順進士授工部主事累官至陜西副使以母老乞休邊氓畨夷扶老携幼相泣不忍舍爲人剛方易直所著有東臯集

傅瀚

傅瀚字曰川臨江府新喻縣人自少秀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傅則往往推究奥義人多奇之天順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終會試甲申　賜同

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內館適瀚在直次爲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宗於春宮遷左諭德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府方士李孜省爲通政使得侍　經筵瀚進講極言汰冗官李嘝之不爲動　孝宗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四年修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掌院事

六年遷禮部右侍郎九年南京缺尚書僉舉尚書倪岳瀚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追郵其他及金谿徐瓊進尚書瀚轉左侍郎徐凡事多倚成之司屬察呈必質問曰傅先生以爲何如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復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庭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瀚言二子著述脈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

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巳未知貢舉俄用
廷薦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
會典副總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
方日奏災異因疏言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
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
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
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又復
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
者所陳謂當如拯焚尤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
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保定獻白鴉謂祥瑞

不當奏又陜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也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　上迺以其璽屬庫藏之尋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醫來視數乞致仕不允瀚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頤養心神瀚曰吾受　上知遇辭祿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

言疾壬戌二月歿於官年六十八　上賜寶鏹爲治斂具贈太子少保謚文穆　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爲營葬事瀚好學力行至老彌篤平生著述多本於理書法遒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攻書法時人稱一家二玅性愼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生平涉歷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必歷指陳之在　上前雖擧步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髪皆可較勘雖中更變故卒不失正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同鄉故人有客死者賙給斂葬務令得所兩主文衡人稱其公明嘗曰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

云

何純

何純新淦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時大臣不厭輿論純歷數其過䟽至三上按廣東西川端平詳慎大協人望陞雲南兵備副使發倉賑饑民免相食擒阿彌州賊首奏設守禦千戶所邊患以息奏減銀課民生以全卒于官兄善以成化乙未進士終新城令民立遺愛亭

孫仁

孫仁字偉德新淦縣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尋出尹常州叅藩浙省任方伯于關洛兩地繼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甫三歲引疾歸里而卒訃聞賜祭葬如例仁在刑部聽斷明决才譽甚著審錄湖廣獄囚多所平反常州舊守多以贓敗者仁自治素嚴豪強歛戢近幸有索圖籍于江南者誅求橫甚郡邑吏率望塵迎奉仁獨不爲狗其人歸譖之仁被逮至中道適巡撫都御史王恕疏其事賴以得釋其後更歷三藩巡撫寧夏邊境不擾仁之爲人嚴厲任法遇事略不少貸故屬吏奉事惟謹然頗乏寬厚容任之意時論亦以此少之

張　固

張固字公正新喻縣人以進士任刑科給事中改吏科尋陞都給事中嘗建論吏員鮮有不急于利者不宜用為郡守　朝廷是其言著為令奉命行御史事督民壯於河南興利去害境內肅然景泰初陞少卿審刑四川有能聲山東饑勑固賑濟民安盜息尋復大水仍勑固與尚書薛希璉整治之民免死亡各安其業比還佐大理寺事多所平反尋卒固偉貌修髯為人倜儻侃侃敢言所至謹于職守故無廢事云

彭　綱

彭綱清江人成化戊子解元乙未進士出知汝州廉政既平鑿渠引水灌田數千畝世爲民利遷雲南提學副使以公明稱爲人端凝朴茂而不波逐于時流家居無一語及公府事惟以文行汲引後進士知自檢者至今式之自號雲田所著有雲田集

孫治

孫治清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臨淮縣守巳愛民興學作士時權閹汪直陳廣以選妃責貢繼至所在需索動以千計治持正不阿竟爲二宦所中旼安東遂棄官歸士類尚之所著有鳴春集

陳暘

陳暘新淦人以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歷郎中訊獄蘇常逆瑾受獄家賄欲曲法暘不許遂下錦衣獄謫州同知瑾誅陞廣西僉事以劾廵按監司不法左遷運同卒于官

符觀

符觀字衍觀新喻人少刻厲讀書寄食城北浮屠足不踰戶閾數年學藝大進以禮經占乙酉鄉試明年舉進士第五人選知溧陽縣法古爲政諭民重禮敦俗督勞農田濬築陂渠瀦洩以時旱潦有備鋤正豪

石屢察疑獄脫數人於死徭役編審有法吏不得爲
姦修學舍祠名宦鄉立貞女廟作義塚瘞人鐫石頌
焉陞高州同知丁父憂服除補辰州改作黔江溆浦
二學以乘山川之秀召吏民子弟親爲講說誘勸以
文藝學者日起正德巳巳擢廣西按察僉事分巡左
江會藍賊搆亂一日諜報賊衆分攻平南貴桂三邑
觀即督兵馳至平南江伺賊半渡擊之斫其渠魁中
流淹沒不計其數自始發兵以至滅賊皆如觀計衆
謂儒者料敵制勝乃爾潯衛將有與卒訟田而久不
決以危言脇觀觀不爲動竟質平焉潯民奏田少稅多

期得減賦覩曰必使田浮則欺上必使稅浮則損下當驗實使田賦兩平耳已而田果不少衆帖服觀乘險阻冐瘴癘經畧勤勩既陞浙江叅議旋改山東皆不往請老而歸不苟取予在溧陽於廨後得古藏銀悉易穀以賑貧民居家盈縮無所問家人時以匱告徐曰若等自經理之可矣朔望謁先祠坐堂上率家衆道古今孝友節義定規約數十事俾世守之所著有活溪存稿若干卷選唐宋元國朝近體詩歐蘇文選醫家纂要地理集奇諸書藏于家年八十五卒

余禎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巳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擢授御史理鹽政時閹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禎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禎獄然猶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始禎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禎禎不從禎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無不泣下禎幼讀書玉笥山中篤古持禮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禎女未決會坤卒禎往吊焉語坤妻曰吾

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

樂　護

樂護字鳴音別號本亭自幼頴異絶倫書過目成誦弘治戊午中江西鄉試壬戌中會試乙丑賜同進士出身明年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而郡中督逋方急護與民約秋熟來輸即以情自白於郡罷追之至期果上納無爽積年逋負一旦盡完先民苦饑相聚爲盜刼掠無虚日護知其故单騎徑詣村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來矣何以生我相與感泣而散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口類冊歸即發

廪賑濟置大牌數十面上書鄉貫序列千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出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艮法善聽訟傍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讞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死臺檄讞覆視之細閱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即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人以便己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武皇時羣璫柄用貪夫憑威焰戟楷幣嚮東南諸郡守令悉斂民錢厚值償之

護弗禮丁卯入覲京師中途遇盜發其笥止得四十
金盜相顧愕又見巾服麄敝詢知爲護嘆曰久聞宣
城有樂青天乃汝耶還金而去已巳丁內艱去任服
闋補山陽知縣縣當江淮總道官舟往來絡驛額派
丁夫牽輓選義民督之舟無留行大省請謁饋遺之
費民便之賊劉六等四出流刼將及淮南積儲治器
預爲防禦漕運張侍郎陸相繼督重兵至軍需器械
取具倉卒皆立辦邉集以薦拜南戶科給事中前後
章疏十數上皆國家根本計當是時雙臣錢寧導
上巡遊怠萬幾弗理勢焰薰灼能立中人奇禍護力

言久之不少諱乾清宮災奏請實修省以應天變言尤剴切京師稱爲鐵漢　世宗登極用言者薦起爲光祿寺少卿以素善天文兼領欽天監事又屢疏請勵精以贊天道修德以承天眷每因占候力陳修省時五星聚室建言忤旨又因事劾奏宰臣宰臣銜之屬官馬能者以私憾遂乘機誣下錦衣衛獄大臣力辯其誣得釋左遷宿州知州即日就道不謝所知履任不踰月致仕而去又二年冢宰西樵方司馬靜菴胡薦護才堪治郡特起大名知府初至時方盛暑念獄中淹滯苦當何如廼悉出囚庭下一一訊之輕者

放免重者請於監司次第發遣尤勤政質明起視事宵分方息訟簡刑清囹圄幾空郡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嚴曰有是哉祭而懸之扣之不揚公不悅忽夢大衆喧於鐘所既乃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復完更擁起一春民益異之歲己丑吏部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尋超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督理糧儲又奉命犒邊具有成績居無何引疾乞休得允致仕戊戌冢宰松皐許公又特薦再起河南參政 上幸承

分守河北奉　旨整理渡河舟楫而行宮火以職事逮隨蒙　恩旨免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九十所著有水亭雜稿三十卷行于世

張　芹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閹八黨當是時　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於閹者密泄之竟敗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廕子芹爲監察御史聞其事亟上疏曰李東陽者顧命大臣當與　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

爭顧降禮屈辱且爲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　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已伏誅之後惟恭者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天下一日知有張御史芹以

弘治舉鄉試壬戌第進士授福州推官以薦召爲御史出知嶶州府改杭州陞浙江按察副使廵視海道進布政司右叅政終右布政在官餘二十年初爲福州習吏事嘗奉檄訊縣尉獄尉貪而昵於清戎御史

御史右之不爲聽按閩者數論薦之及爲御史論輔
臣禍且不測會都御史林俊亦自蜀上疏論時事俱
得削俸於是益感激自效當屬草未嘗一遜人其救
實明諫馳馬兩事尤爲人所誦實明刑科給事中也
常以言下獄芹論救曰言官天子耳目也善遇之人
人思奮而蹇諤之風起不善遇之則人人畏避而循
默之風成自古治亂興廢之驗莫不由此頃歲賊瑾
陰懷異志挫辱言官寘之極典以箝制人口使不敢
發其奸惡卒之禍亂相尋幾危社稷今瑾誅矣然羣
盜未平災異迭見雖夙夜憂皇孜孜求言猶恐不及

柰何復有此舉動哉其言懇切婉致明竟以是得釋武皇帝好禁中馳馬射獵嘗墮馬病諫者數人重得罪芹聞之謂同列曰彼不以諫名且爾吾何所委乎遂切諫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狂心狂志荒何事不怠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且備不虞猶懼有患柰何乘危冒險輕萬乘之尊乎況　皇嗣未誕萬一不諱如宗廟社稷何疏上罰止削俸自此兩疏入人愈重之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即長跪閾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家

居絶泛交無公府之謁臯袍蔬食儉以終其身又嘗考靖難諸君逸事人爲之傳七十六卒

吳　逵

吳逵字近光新淦人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可疑弗顧可爲弗沮人莫攖其鋒初至武選例當入内府查武官黄籍籍繁浩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逵入舉内令序坐内令又秘不傳閹人固已服其練逵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逵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爭道尚書不勝忿密問計逵曰彼擅役營卒豈

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逵逵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揣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耳同寮咸危之不爲動時有僞印獄久不服逵遣人私脫囚譬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今汝抱印來緩死此譬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傾貲千公卿避役逵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逵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illegible][illegible]曰通　朝廷易撫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

倍違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
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目藏吏銀工得釣機利至是
痛劃其弊無相染者毎歳嚴舟上供處閹人張其數
以便私賈會計仍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
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稟然豪貴屏跡補輿
化民從訟難治聽决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
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隱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
灑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
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讐云耕田
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逵慮囚追憶其時大霖

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内股下吏畏罪多竄逵豫戒隸隸不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内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逵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興化獨無死于杖者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紿報逵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覲一無所齎歸而藏金爲同知所侵啟不省第綏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天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逵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諭民曰徒邀福而

不卹災物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寮
驚服莫敢譸幻海寇數至多爲疑兵走之且曰此𧬈
船所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船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
郡一如其言逵爲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
蓋自少時巳然七歲學舍暮歸爲掠者負走閉樓中
假寐紿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弗能得比
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戚以逵
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
未嘗不盡利害孝友淳厚踰于常情逵州歸母病癰
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逵年五十餘

敖鯤

敖鯤字化甫號南溟新喻人弱冠補弟子員戊午舉於鄉監試徐嘆曰茲卷文醇而字楷無一畫苟必端人也戊辰登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故相國徐文貞亟以老成練達稱無何丁艱歸補懷慶所至持平恕不尚鉤摘部使者屢以最薦召入拜御史奉命按長蘆鹽課長蘆分部最贋弊竇最多按行稽察夙蠹一清比代去所修交游縉紳饋問視故事一切減殺巳復按福建按順天歲巳卯福建鄉試士爲監臨每卷必竟閱親爲品題順天在輦轂下事多掣肘鯤持大體

無所撓屈貴戚憚之不敢以私干太宰其以私人屬列薦剡不聽太宰敗終不語其人當萬曆初爲御史時江陵柄國諸臺諫多濡足其後引繩批根罕有得免葢十九爲江陵敗矣其不以江陵敗者則必磽磽皦皦以江陵名者也觀容與其間不亢不隨世莫能議湯孟門太行之途而無傾輈失楫之患方以孝廉入成均江陵時爲司業試觀第一大嗟賞之引爲知已比同朝自旅見外無私造謁按閩而舉其所嫌若習太史蔡比部不少卻顧江陵亦不忤也江陵沒由御史爲大理丞晉少卿再晉南京光祿卿方向用卒

年五十七

補遺

徐敬

徐敬江西清江縣人洪武初由監生除山西道御史兩黜爲令一謫戍邊歷春坊陞太平府知府致仕

劉漸

劉漸江西峽江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由行人選貴州道御史丁憂復改太常博士建言謫口北爲民適交趾作亂奉 命追回平定卽鎭撫其地卒

謝子襄

謝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知青田縣遷知處州府誠心爲政上下孚格郡多虎及旱蝗子襄禱于神天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盜竊官鈔不可迹子襄投牒于郡城隍盜閱所竊藏于私室忽疾風從室捲墮市肆中因遂獲有盜牛鬻于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所俛首若有訴遣廉問得實歸其主軍校羣嘯聚巖阻爲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人勦之處人恐子襄盡閉軍城中毋出陰遣人召捕之而定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年一不以家累隨云

彭　烈

彭烈峽江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除山東道御史建言謫宣城知縣調羅山縣陞河南府知府加從三品服俸陞廣東布政卒

陳遵毅

陳遵毅字貴弘峽江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由行人選四川道御史清理邊儲建言謫遂平知縣改嘉定縣累陞慶遠府知府卒

人物考卷之六十三目錄

江西吉安府一

蕭執　陳繼先

周鳴　梁潛

劉仕貆　劉叔毖

劉鎬　顏瓌

曾鳳韶　王艮

周是修　解縉

鄒朴　張彥方

劉亨　魏冕

鄒瑾　曾棨

王直　曾鶴齡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十三

江西吉安府一

王佑

王佑字子啓泰和人元亂與兄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辛敬萬石曠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爲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內附佑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佑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

适爲按察使佑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佑語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之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蔣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從佑之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教人務見實效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爲治聘佑以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佑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聽之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

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菴自佑導之佑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生嘗言王子啟璧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啟貞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啟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見者自憚之佑擅文章養氣爲要中歲以前所著毀於兵晩獨存長江萬里稿年六十有六卒

陳灌

陳灌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堨圃樹木焉人初莫測

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巳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　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於河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

以其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閧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刼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刼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陳謨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爲國

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㓜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辯折純駁犂然歸於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惰者作拘者暢塞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滫瀡之奉不懈盖虔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

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其若干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禹鼎器之古也大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曾萬中

曾萬中吉水人自㓜穎異元季爲千夫長江右大亂萬中與弟粹中保障鄉里歸　本朝還守吉安兵至走京師乞援授萬中江省叅知政事弟粹中親軍指揮使後城陷兄弟皆戰死

王沂　附子伯貞

士沂泰和人博通諸經元季一試有司不合不復出洪武初徵爲說書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
能歸弟佑爲監察御史陞廣東按察僉事風槩凛然
子伯貞爲按察司試僉事奏振寃滯恤孤寡防海寇及鹽法等弊後爲瓊州知府爲政清簡正統中贈吏部尚書

羅復仁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僞漢辟爲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諒盜雄非帝王器遁去
壬寅　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　太祖甚喜

盟左右癸卯從破友諒於鄱陽齋蠟書招袁臨吉贛諸郡甲辰友諒子理固守武昌不下　命往諭降之擢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飲丙午使山西反覆以天命人心曉譬之擴廓感悟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齎詔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　太祖聞其事益義而嘉之隨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歲茂簡樸若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　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操南音以對　太祖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机坐上

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　賜第城内遇　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　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許之陛辭　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性雖麁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軍餉等事　上憐其老留三月乃賜玉帶鈒杖裘馬食具遣還於家復仁從容侍帷幄隱玉於璞深受　上知始終無替以壽考終有玉堂倡和集行於世

吳勤

吳勤字孟勤永新人以元至順庚午八月生　太祖

高皇帝遣師平吉紀律嚴肅勤曰此眞王師也向者
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奎爲叅
謀深相敬愛就署爲泰和令以親老辭洪武初大徵
天下名儒徵至京試經學第一治經術者俱職教職
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給傳來朝勤以高等除
武昌教授比至日與學者講明問學於聖經賢傳剖
析與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巳諸生才質高下咸底於
成勤待學者有如巳子其父母曰我能生我子而吳
先生能成之我子吳先生子也當其及三年有勤其
趣駕就道曰吾安於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强居數載

辭官歸將去弟子各持饋贐不受弟子皆泣曰先生平教我舍我去無以寓其誠而以是為贐願先生勿固却之有言曰先生素不苟取遂皆持去及歸惟篛篋盛故衣及錢數緡而已家居楚王遣人招致府中教諸子湘獻王嘗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逼褚虞自愧謭才思見面故憑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醴筵薄設待君久同賦淮南招隱詩此其略也　成祖莅祚纂修　太祖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賚　上憫其老弗任煩勞優以閑職遂除開封府教授訓誘學

者雖老弗倦周王日召侍講筵待以賓禮賜坐命弗拜贈予尤厚世子尤加崇愛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永樂三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年七十有六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翁集六義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劉崧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入國初改今名崧賦性純厚穎悟絕人五歲誦書日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鷄聲因命爲題即應口成一律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

父驚嘆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筆作文手爲皴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九遊南昌時善賦者稱十才子見崧制作推讓爲先列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崧曰吾無勞於國而有恩命吾不爲也至正丙辰應鄉試報捷者至崧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日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覆蕩避地累歲無以爲生會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平定洪武三年以經明行修薦
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鎮江多公侯田土往往掣

附嵩歸奏之得旨令輸納與民不異未幾命往廣東買馬又明年往山東視驛遞萊州視遭風海船時天寒氷凍衝冒風雪跋涉水陸四閱月以訖事聞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嘗祭方丘嵩與吳琳宋濂侍從應制賦詩甚見褒六年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尤持憲剛靜以臨之考覆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求其生而不得乃置之法受罰者亦自爲當罪而亦不怨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役溷諸生而廢學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大興縣學之側以宛平驛事煩馬少遂損併路分添設走遞

及設法關防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爲政裁畫有方民甚賴之十年考績入朝時更定外官九年爲滿

勑諭還任未幾坐事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賜之誥有學通古今之褒既拜命日稽古典惟直惟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勑撰滕國公顧時海國公吳禎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鎮襲封誥宋學士景濂嘗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未有過之者於詩尤所推讓夏四月命攝吏部尚書時侍郎陸讓以察爲明崧一處以寬銓次不苟藻鑑不失五月甲午雷震奉天殿 上命廷臣

悉陳得失毋有所隱崧等頓首曰人君一身上通乎
天災咎之至惟修德行仁可以弭之　陛下遇災能
懼省躬思過復開道臣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
弗届能修人事此所以消天災也　上曰唐虞之時
君臣更相戒勑卿等輔朕當以古人爲法盡心無怠
尋以老乞休許之賜以勑諭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
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則必燕語移時夏四月
得疾遽卒　上悲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朕怪其年
老命教國子將以作養我公侯子弟以待用豈意其
至此哉卽命有司治殯斂諸費皆官給遣御史唐壽

諭祭崧家素貧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增益在北平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為鼠所傷始命更置其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遣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之俸廩易白金九十金封托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崧亦不復問平生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誌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惟職方詩集行于世

伍洪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資禀清純爲人剛介幽居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慨然有志三代顧夷虜之時耻事之我 高皇帝逐夷定夏爲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洪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臨清丞改徽州績溪簿有惠政部使奏最陞應天上元令未幾 上察其清慎將擬太任適父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於官邸洪覩病執喪靡不盡厚奉柩歸葬悉倣禮制郡邑趣之仕辭曰

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又吾幼失恃荷母訓愛良多
而吾之志亦小試矣奚必計其爵之崇卑乎洪家富
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曰是吾德
薄古人强之終生異也於是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
衆積憑弟自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廉弟曰仲舒甚
穉母子子立洪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
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讓得罪出亡　上遣官校擒之
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洪哭求代母曰汝往必
死莫若老身當也媦族朋舊諷之亦然洪曰母離步
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已身也官校頗難

之洪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毋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縶而行不知所終壽五十九

胡壽昌

胡壽昌字子祺吉水人生時其夕有大星墜舍自幼已屹然負巨志　皇朝兵初下吉安而新淦寇猝至民陷於脅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恚將盡殺千餘人壽昌曰吾不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軍奉命來爲弔民耳今不察輒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三年舉文學士爲御史嘗上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

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朝廷得廣西授廣西按
察僉事至則問察民瘼遇罹於法者必有哀矜不忍
之意時尋遷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
壽昌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爲動改知彭州灌縣
故有都江堰秦李氷所鑿渠引江水漑成都諸郡田
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錮鐵
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無敢復言修者壽昌曰土
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卽爲畫聞於朝從之壽昌曰
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
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窒堰岸江水乃復漑成都諸

郫田民大利之書其法於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堋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廳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壽昌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息得疾數日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遂卒於官洪武丁巳十二月年四十五賛者曰嚴不病下寛不宿蠹感懷並著云

羅　性

羅性字子理泰和人少孤貧自奮于學既冠遭元季

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陳心吾常稱有氷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命知縣釆譽望聘性爲之師四年中鄉貢進士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

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　朝廷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其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月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性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illegible]售同官亦勸以售民性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贓吏

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將就鞫湖廣叅政等聞之馳召吉還謂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東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囊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于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

益先生學甚慱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七十卒楊士奇少孤五歲性敏而教育之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有陜西之役屢遺書督其學

錢瑛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士夫顛頓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祖榜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冐白

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幷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惋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没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爲人豪健慨然

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官爲山東按察僉事

廖欽

廖欽字敬先吉陽人自少强學明毛氏詩於易書春秋通其義洪武三年　國家設科取士與弟敬存具薦于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爲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懷慶等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以祿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

連及累年收税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爲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欽欽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欽皆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欽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其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於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蘇之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

白令官爲之修築責成之期甚迫同寮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欽獨怡然自任卽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喩之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秩滿旣去適河內舊將課錢三千五百文與守者指以誣欽亦不辯遂受謫役作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爲欽助役旣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欽兄弟俱逮下獄欽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欽曰兄

可以嶅弟弟不能掩兒乃相讓于訟庭欽曰其咎在
我弟實不知觀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謫戍
富峪數年以老病還嘗經河内休于途民見之曰是
我昔日父也欽紿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
識之乃羅拜於前欽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籍明日
各持縑以遺之須臾裒數百匹欽辭不受民曰父有
德於我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
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
苟以所贐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覬今日
之酬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欽揣知其意牢不可却

以不告而去

王泰

王泰泰和人天資瓌瑋自幼頴悟日記千言甫冠群經諸史悉通大義性至孝家居府母陳病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洪武壬戌朝廷聘賢才有司以泰應詔　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府務擢泰第一授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縣試僉事會罷分巡僉事召選吏部請改官　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未幾遭父喪去戊寅以薦授瓊州知府府守將奏崖州黎叛請兵勦之泰曰此但黎人

讐殺耳兵發則禍及無辜請以身任其事乃遣廉吏往察之巳而果然黎得免於兵瓊田歲三獲所入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將士每乘其乏橫斂之泰令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郡民健訟一事或連十百人吏緣爲奸民不勝擾多亡去黎中泰諭以理訟遂日簡嘗大旱父老禱之終不雨泰乃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明日大雨半舍外尚焦然再禱之復大雨是歲大熟及去官送者十百餘里

蕭岐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甫成童以書經有聲塲屋比壯

博通羣經尤長於四代之書四書習更精熟每臥誦
以勉諸生性端重不喜詣譃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
中席酣暢或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先生是
托岐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誾吾筆也一座
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諠譁
恣肆動至速禍有識多畏避不敢赴聞岐在則忻然
相卽曰一藺先生足可鎭席矣客故家大族遇盛宴
有珍味不一舉筯累舉不就洪武壬戌春詔舉賢良
有司强起之至京首陳十便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
便良善禁止實封者以便人倫免池塘之稅以便耕

穜早計撥秋糧以便會計水腳早行移折收以便民
冊預備雜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直雜造不必團局
拘監以便民自爲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依律科斷以
便當罪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　上嘉納授潭王
府左長史辭至再四忤旨謫校雲南楚雄府受詔就
道上追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
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
曰就此得歸家矣是歲乃有陝西平涼府學訓導之
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嘆曰何莫非命也
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者信服名播省

憲嘗大比歲幣聘文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曰掄
材爲國正吾儒者補報事也校文湖廣福建奉詔考
定典籍入對屢稱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已而
得歸老之請營樂丘於楓山因語鄉黨曰吾老矣若
等宜守律法勿犯條例　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
汝貸也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二子二
忠字用文遵字用道所著述累千百篇求墨蹟者所
至塡塞常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置别一人
便用不去又嘗取刑統八韵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
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胡爲合緝答曰

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赴救之曰此人家均禀不正之氣故均得一症鬼安在耶當時學者望而愛之知不可奪之節仰而思之有不可及之德相與卽其名齋者而私謚爲正固先生

王　省 附子禎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

得浮梁教諭丁艱起復改雎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明倫堂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之官即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女逆知父必死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竟得其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云

蕭執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領洪武辛亥鄉薦爲

國子學錄令分敎公矦卿大夫子弟洪武五年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中官奉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趨出入見上顧問曰今玆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官傳旨令賦詩者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

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其為 上所寵眷如此中國公鄧愈統兵勦龍泉草寇將蔓延泰和執詣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玉石之焚有別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

陳繼先

陳繼先字仲述泰和人幼穎悟特異受詩於劉尚書崧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岍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

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之者輒欣
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遇得意處
琅然誦之聲出金石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者久之以
詩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
山東道出按事於西閩海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
時天下決獄多藉於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慎庶獄
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繼先所訊不用威而
得其情奸宄懾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
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輒爲文自娛一時與交皆名士
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陳古文而不名所爲文多散

失存者五卷洪武甲戌没于官

周　鳴

周鳴字岐鳳吉水人性敏悟襟懷豁達言論侃侃如也才識尤高邁過人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儒學訓導桐城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立教條講道勸課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決科躋仕者相繼丁外艱服除擢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强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鳴詳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爲御史

梁仲德

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譬曉之
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即墨軍需
鐵七十餘萬鳴具奏地濵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
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即墨民
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
償豆直鳴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既輸豆又徵其米
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
餘事朝廷皆納其言坐累下繫會赦免民留之不得
相率送至於淮皆涕泣而别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
學正未幾 上以漢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端

直之士爲之輔遂擢漢府紀善慨然以輔成王德爲
已任時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隷籍兵部又據有
諸衛草塲縱下人於外擾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輒
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
寶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
奪嫡計嗚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
於中冀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
迎威張中外嗚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無啟
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訴嗚嗚不堪其
辱以白王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嗚於朝下錦

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 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鳴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故降爲長洲儒學教諭秩滿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於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曰他日當大用卿其遇知 仁廟如此丁繼母憂服除陞兵部職方員外郎宣德乙卯致仕卒

梁潛

梁潛字用之泰和人自幼好學警敏偉然有鉅人志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

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閒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殷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猒怒跳𨅊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

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賛善時修永樂大典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善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公方明决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其對明晰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是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為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扈還十一年復扈從北

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
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
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
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
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十五年 上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運餉有功貸還有言於 上
曰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
連贊善梁潜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潜等具
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潜他日

又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
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
數言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年五十三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
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
古人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
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古詩高處逼晉宋所
著有史論碑傳記序銘頌賛述五七言古近體詩若
干篇子男四果粲楨榆果粲舉鄉貢

劉仕貆

劉仕貆字伯貞安福人蚤受諸父訓督遊舉塲遭紅巾亂安福爲寇據仕貆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度難全率羣女婦自沉茨潭以死獨貆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不從久之得釋避地邑南社洲天下既定於皇明貆以門第自負爲偪强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歸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學徒日衆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卽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爲難取之以貌則美其

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于務者或心術之多乖釆之以言則佞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聲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況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爵祿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政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為任一人第衆人之優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別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

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其果
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
得人則每錄以爲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爲過績多來
考者有陟過多來考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
信刑罰以警其奸墨則内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
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　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
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遂授廣東按察司
僉事分察瓊山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内附其地遠其
民夷其習譎獷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

伸寃抑鬰逋稅愁吟者笑歌鬅鬙皆巾服操戈挾弩者且佩詩書大得民願先是分司蒞瓊瓊人輒致水土稀奇物爲贄受則喜以爲不忌已不受則懼而盡毒蠱狙一出誠心拒却終不爲害瓊山少令前詬辱仕狙者謁見大慙怖仕狙遇之如他令令退語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能窺已而朝議省是職以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狙以是落爲長沙河泊道發憤種疾遭風掩舟以沒其同官張仕䢖在側乞于官葬之鴉磯時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也得年五十八平生不務外飾故爲文與詩皆據事實去浮詞

有悠然詠十卷藏于家

劉叔彂

劉叔彂廬陵人博學有文外和易而內廉介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政勤綏撫縣介溪峒先是困徭役竄山谷叔彂至計其丁貲而役之加以撫綏民悅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官市物于民未嘗急索民得從容應命而免於價涌之患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兵饑相仍之後庶務叢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

六曹官往往被箠繫叔毖以廉勤獨見禮于事或叔毖言不可輒已召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其去沅陵六年矣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毖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永樂十八年十月卒于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且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

劉鎬

劉鎬字武性龍泉人父允中廣西憑祥巡檢鎬其次子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從父允中習舉子業迥然出儕輩允中既歿於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境風

氣既殊人跡罕及鎬以不得歸骨爲恨每一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聘爲臨桂縣學訓導鎬以疾辭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叅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鎬至憑祥求之客塚纍纍荊棘中莫可辨識允中在任時所養家僮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變夷殊俗莫有知其墓者鎬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既數日忽劉四從暮來若有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啟覩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葬然猶恨昔者不得躬侍疾營醫藥故久而猶悲永

樂丁酉廣西聘典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施賑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托其妻孥者則䕶視賙給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卒年六十四

顏瓌

顏瓌字伯瑋廬陵人洪武末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名上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搆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

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
壯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討尋調三千人益前軍所
存二千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
日北兵來攻伯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詣徐
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璋呼弟珏暨次子有
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
家白大人璞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際
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
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
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城吾

徒雖死心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
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维經
死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
史黄謙俱死弟珏幸脱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
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古語有云謀人之軍師
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
躬寄百里之命平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
賢於人遠哉

曾鳳韶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曾擢

王入覲馳臯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侄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不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綉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王艮

王艮吉水人幼孤事母孝洪武庚辰進士及第授翰

林修撰屢上言時政無所回隱靖難師至城下是夜飲藥而死

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　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實錄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

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宫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解縉

解縉字大紳吉水縣人自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

應口成誦七歲賦詩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
二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宿老不敢難也而文
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
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
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喜其
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司主事縉與金華皆
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議
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
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
正非漢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

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潛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主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察爲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國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

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隷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祠以厎善激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定官名易服色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於衆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於一體大臣不施辱罰屬官不加捶楚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

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教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有識縉

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二十三年溍奏縉入部堂與胥隸嬉慢非體　上慮縉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益以繁劇玉成之也值都御史袁泰搆害張泉怙勢恣橫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寃疏　上慮其涵養未至召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

高皇升遐縉趨赴臨權臣搆害謂赴臨非詔

旨遂謫河州未幾曹國公李景隆錄其詩以聞召還
入爲待詔一日於宫中披覽建文以來羣臣所上封
事千餘通　命縉編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文帝正位雅聞縉名召置左右授翰林院侍讀初
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爲首諭之曰爾七
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宫
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
等亦當謹終於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　陛
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
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即

令赴柔儀殿見之本年復進侍讀學士永樂二年八
月緝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至再諭之曰人心
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
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
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攝此心爲要十二
月文獻通考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　上賜
皇太子諭緝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爲
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
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
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

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
淵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
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嗣後纂修洪武實錄及永
樂大典悉命縉爲總裁官先是　上與淇國公丘福
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　上
不以爲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　仁宗爲皇太子高
煦爲漢王加縉爲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
奉議大夫五年福等初議泄於外高煦知之憾縉獨
深遂譖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
縉廷試讀卷不公罪出爲廣西右參議既而禮部尚

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偁在謫所遂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　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十三年縉死獄中年四十七子禎應禎亮舉家俱戍邊　仁宗登極特宥還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初縉與黃淮兩家俱有孕　上命指腹為婚縉生子禎亮淮生女

上與定聘後禎亮戍邊淮欲離婚改嫁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妾之姻　皇上所親定也誰敢易之後

赦還爲夫婦如初

鄒朴

鄒朴字爾愚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審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而卒時人謂瑾朴永豐連璧云

張彥方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靖難兵起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

有武丹沮之彥方大哭曰吾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
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懸
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忠義
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劉　亨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舉經明行修入
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
導三十一年冬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
之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
節義毀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

野闢流亾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曰郡守毋令滋漫率衆擒首惡戮之諭降散其黨靖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旣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薦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初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敎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敎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魏晃　鄒瑾

魏冕與鄒瑾皆吉安永豐人也建文中冕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急迎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亦必不用也　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詔夷其族

曾棨

曾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　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棨學問日進時　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

旨到　上屢摘羣書隱僻事以問悉能條對　上大
喜而棨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
讀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棨
否考其文竟不及棨遠甚内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
黨事詞及棨　詔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居長安右門
外火延　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
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
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
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
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

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奬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王直

王直字行儉泰和縣人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學苦志自奮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成祖篤意古學　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

侍讀中秘書直在選中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
以直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
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
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黄淮楊士奇與
直三人輔導直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重之及再
幸北京直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録未成以憂去服
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
宗爲皇太子慎選官僚首陞直右春坊右庶子仍兼
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 誥勑皆以屬
直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

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
五年書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
綵幣襲衣寶鏹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英宗嗣位
詔修　先朝實錄以直總裁正統三年書成進禮部
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　命
出蒞部事宗伯胡濙大喜闔部之政悉付之直處之
裕然若素習者八年吏部尚書郭璡去位　詔以直
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政大夫歷再歲有無
賴不得志者以遐擬事嫁禍於直給舍御史交章論
列乃直其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巳巳秋

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直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
疏曰邊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而已　國
朝備邊最爲上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處備禦且
耕且守今宜愼固封守申明號令俾堅壁淸野按兵
蓄銳彼前不得戰退無所掠人馬疲困自當遠遁何
必親御六飛遠臨榆塞況秋暑未退旱氣蘊隆靑草
不豐水泉猶塞人畜之用實有未充且兵凶戰危利
害難保　上不從　特命直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
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時禮
部議遣使迎復　上首召大臣以通和壞事欲與虜

絕直首對必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　上色稍不怡少保于謙對以爲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遣使盡禮紓邊急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言已即退羣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安銜劍而出呼曰爾等固欲遣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直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羣臣皆　朝廷人一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詞色愈厲興安爲之語塞卒遣使迎復其力居多二年辛未冬中書舍人何觀劾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　上怒

下科道議令錦衣杖觀調外任壬申易儲命兼太子
太師進階光祿大夫直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英宗復位圖任舊人直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
致拜師傅二職　詔特許之　賜以璽書有忠靜之
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　賜之給驛
舟以歸直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
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
才敏詩文濟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
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
公英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地在東稱東王先生及

位冢宰益加廉慎凡御史出廵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　朝廷重直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八十四訃聞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子稹爲翰林檢討曾孫思爲編修

曾鶴齡

曾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泰和人永樂乙酉鄉薦辛

丑會試時今少師廬陵楊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齡文優拔梓行之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正統戊午進秩爲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言必更然後百弊除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齡言衆皆攝服得士亦審年五十九卒